

佛學小辭典

佛學叢書之十五

佛學小辭典

總發行所上海

梅白格路宏昌里第一百零一號  
即在愛文義路新聞巡捕房後面  
醫學書局

根据1938年医学书局石印本影印

佛学小辞典

---

长春市古籍书店复制  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
长春市印刷厂印刷

---

1984年6月印刷 定价：5.50元

敬啟者。鄙人爲流通經典、弘揚佛法起見、故編纂各種佛學門徑書、及佛經箋註、佛學辭典、翻印古德各種疏註。先墊出基金一萬元、爲編譯印刷各費。此舉非謀利性質、故每月不提官利。須待各種佛書流通後、再將基本金陸續歸還。若有贏餘、決不提取。即以贏餘廣印經典、或劃出一份爲印送佛學門徑書之用。論其結果、他日即以餘款及經典移交熱心弘法之人。鄙人家本小康、決不在經款之內、稍占微利。已嚴囑做賬房李君炳南照此辦法奉勸海內同志、或集款、或以個人之款、亦可照做處章程、開辦佛經流通處。不過暫墊款項、於墊付之基本金、他日仍可歸還。在己則無所損失、在人則獲法施之利。自度度人、莫妙於此。大善知識、其有意於斯乎。丁福保啟。

## 佛學小辭典序一

孫生繼之。從余游七年矣。淡然無一切嗜好。而朝夕從事於學問不少休。曾譯生理學講義四十餘萬言。頗爲學者所稱許。近又編纂佛學小辭典成。余嘉其有志於佛乘。乃爲之序。曰。佛經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。其後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。至趙宋眞宗之譯經院而止。考之宋藏。已有五千四百十四卷之多。其中專門名辭。有以漢字之義而譯其意者。有以漢字之音而狀梵音者。又有法數名辭及各宗之解說互異者。約略記之。不下萬數千條也。儒家者流。初閱經典。因此種專門名辭難於索解。以致束閣而不觀者。比比皆是。此唐釋玄應及慧琳所以撰一切經音義。宋釋法雲所以撰翻譯名義集也。兩音義中所引羣籍。如鄭康成尙書注。論語注。三家詩。賈逵服虔春秋傳注。李巡孫炎爾雅注。以及倉頡三倉。葛洪字苑。字林聲類。服虔通俗文。說文音隱等。多不傳之秘冊。惟每經各爲音義。合衆經而論。則前後已多重複。以一經而論。則注釋又太嫌簡畧。名義集則分類六十有四。並舉梵名而釋其義。此爲類書體例。雖引證繁博。而不易檢查。合三家之書以觀。僅可爲考古之資。尙不適於實用。此繼之所以別有佛學小辭典之刻也。夫吾國編輯字書之法。略分二種。有以音韻分類者。始於周禺之四聲切韻。至唐韻而大備。自東至乏爲部二百有六。此以聲定字者也。其後如宋之集韻。元之韻會。明之正韻。清之佩文韻府。皆以韻爲主。而以同音之字從之。其以偏旁分類者。始於

許叔重之說文解字，自一至亥爲部五百四十。此以形定字者也。其後梅膺祚之字彙，張自烈之正字通，皆變通其例而爲之。至清康熙字典，屢變益善。近時辭源大字典等，皆以偏旁爲主，而以同類之字從之。然辨韻固難，辨偏旁亦頗不易。皆不適於檢查。此佛學小辭典者，以專名之第一字以類相從。如濟之駢字類編，而又變通其例，以字畫之多寡爲次第。雖初學閱之，亦能一覽瞭然。無辨韻辨偏旁之苦。小辭典分類之大略如此。蓋是書以日本織田得能氏佛學大辭典爲藍本，而以唐捐僧怕校飾等辭補入之，以成完璧。佃漁經論，肴饌諸家，非惟法數之統宗，固亦全藏之金鑰也。有志內典者，若舍是書而盲求玄義，是水行而棄舟楫也。陸行而無橋樑也。江河之惡沱不可知，况滄海乎。衆山之崩施不可知，况東嶽乎。（揚子法言吾子篇曰：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。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施也，况介丘乎。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，况枯澤乎。註：剡施作邈迤，卑眇也。介，小也。惡沱，猶淺末也。惡讀若汙。）然則是書其治佛經之梯航也乎。管子云：老馬識途，是書其爲由生死岸赴涅槃城之前驅矣。世之有志於內典者，尙或覽焉。庶不致驚濤洋而悲歧道也。若讀者更欲於此中所列之名辭法數探其出處，而欲旁證博引某經某律某論某集某語錄，以佐其見聞之淵博者，則有

余近日新纂之佛學大辭典在。中華人民建國之八年二月無錫丁福保

## 序一

余自來海上。學業之餘，每以譯書自遣。業師丁先生仲祐，近謝絕一切，顯研佛乘。以三藏奧典，義蘊深秘，讀者未易索解。乃誓發注經之弘願，將最緊要之經論，用漢儒注經之例，以經解經。使字字考核清楚，句句皆有來歷，不肯杜撰一字，穿鑿一句。既便於初學，又便於文人，更便於識字比丘，三皈居士。自發願以來，已註經二十餘種，流布海內。先生誠宏揚佛學之龍象也。祖烈追隨先生門下，得窺佛學之高深。去歲曾欲編纂佛學辭典，爲讀佛經者檢查之用。然大藏八千餘卷，法數名辭，多至不可勝數。以無從著手爲慮。吾師曰：毋慮。吾代爲子決擇之。卽以日本織田得能氏所輯佛敎大辭典相示。謂編纂佛學小辭典，則更相宜也。綴緝以來，自朝至昃，筆無少停。閱一歲有半而書成。維學問夤陋，於佛學不過稍有所窺。其中謬誤舛譌，或所未免。海內通人，賜以劄正，實爲厚幸。至是書編輯體例，已備載於吾師序文中。茲不更爲贅述云。民國八年己未三月無錫孫祖烈識

## 附錄

## 佛學大辭典序一

嗚呼！余與仲祐在京師別後，到今十餘年來，國中無一寧歲，其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。仲祐

亦由儒而遁於釋。余曩時見仲祐短小精悍如郭翁伯，敢於任事。今來海上，見仲祐鬚髮蒼然，每飯盡粥一盂，蔬食，持不殺戒，終日手釋氏書，與物無競，坦坦去牙角，儼然一退院老僧矣。余與仲祐交最久，知仲祐內行敦，而趁人之急甚己私。今歲首捐三千金在無錫創辦貧民學校，爲窮而無告之民謀教育。聞者響應，今已集成鉅款矣。又以藏書捐入縣立圖書館及埃實學校圖書館，凡千餘金。其卽實行佛氏之所謂布施歟。近仲祐又將以萬金刻其所編之佛學大辭典，屬余爲之序。是書之緣由及編纂之體例，仲祐之自序詳哉其言之矣。讀者可自得之也。余展讀其全書，凡爲部三十有三，計三百餘萬言。紛綸衆經，融會百氏，插十萬軸於架上，羅四七宿於胸中，排比纂次，蔚爲大觀。展一畫而衆字畢備，檢一義而原書可識。天台賢首，呀啟千門，淨土禪宗，鎔歸一範。識其大者，則以爲如左氏之大官厨，識其小者，則以爲如公羊之賣餅家。又有指其小舛，支支節節而議之者，是劉知幾之苛於論世，鄭漁仲之嚴以律人。擲泰山之片石，問河海於斷潢者矣。又烏足與語學問之事哉。然是編不過爲仲祐所著之一。學者若以是編爲盡仲祐之學，則仲祐之學隱矣。珠生於海，執一夜光而曰海在是。及泛海而始驚海之深廣。木生於山，執一枝而曰山在是。及登山而始詫山之高大。夜光非不寶，一枝非不材，而詎若涉海登山之覽其全乎。仲祐所著書，共分四大類。第一類曰醫學叢書，其最著者爲近世內科全書。第二類曰文學叢書，其最著者爲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。第三類曰進德叢書，其最著者爲少年進德錄。第四類曰佛學叢書，其最著者爲佛學大辭典。此四類之外，



尙有算學各書不與焉。讀是書者，以是爲嘗鼎一臠可耳。使仲祐顯其業於醫算等學，亦可有託以不腐。今仲祐於此等皆輟而不爲，獨於天竺遺典，乃遽鏤而不舍。若是，是豈憤時嫉俗之深，非此不足以自遣耶？抑慧業文人，其夙因深厚，果生有所自來耶？今仲祐習之既久，而志愈篤，志愈篤則外慕益希，而物誘亦愈寡矣。處海上萬丈紅塵中，而能安此冷淡生涯者，屈指儕輩中，能有幾人。學者勿以餽經訂論、雕蟲小技，淺視斯編者，淺視仲祐可矣。嗚呼！出世間有人，世間無人，吾爲此懼。慨然三歎，序以歸之。吳葆真序

## 序二

余平生無他嗜好，獨於古人之典籍，如種宿緣，積書都十餘萬卷，耽耽癖嗜，朝斯夕斯者，二十餘年。嘗謂儒家註經之學，漢儒尙矣。晉唐以還，漸滋鑿空。迄乎宋人，專尙義理，敝靡考據。元明諸儒，鹵莽滅裂，強附解人者居多。昧闕如之義，啓師心之習，嚮壁虛造之風，自此而愈扇。求其幾於河間獻王所謂實是求事者，則如鳳毛，如麟角，藐焉僅矣。陸務觀謂著書易而註書難者，良以此耳。余自四十以後，皈依象教，發願箋註佛經。竊欲矯前賢之失，立不朽之言。上下古今，絜長量短，微漢儒吾誰與歸。漢儒註經，皆守師說，不尙新奇，不自臆造，不爲附會，不事剽竊，不望文生義，不增字解經，不妄詆古訓，不率改經文，無騎牆之見，無固執之談。此兩漢經學所以獨絕千古也。註儒書當如此，註佛經

亦何可不然。佛經譯自天竺，彼國典籍浩繁，未能盡譯。文獻無徵，像法陵替。鴻生鉅儒，日操盈尺之簡，而遇釋氏之僻典，往往有瞠目結舌，不能詮解其一字者。所以註佛經較註他書爲尤難也。余以構猶贅備，不揣樸昧，箋註佛經十餘種，貿然行之於世。今且一再版矣。余誠不敢謂凡所箋註，盡得佛指。然據事徵典，不參末議。無悖乎漢儒經註之例，則竊敢自信者也。其註而未畢業者，有法華經及楞嚴經。此外尙擬註地藏本願經、維摩經、圓覺經、無量壽佛經、勝鬘經、金光明經、梵網經、楞伽經、華嚴經、大日經、成唯識論等數十種。預計殺青之賞，已非余個人之所能爲役矣。旣又思諸經之註，皆可單行，亦未始非節省刊費之一法。考漢初儒家之爲傳註者，皆與經別行。春秋三傳之文，不與經連，故石經書公羊傳，並無經文。至馬融爲周禮註，乃云欲省學者兩讀，故具載本文。始以註與經合而爲一。然其後如儀禮單疏、爾雅單疏等，在趙宋時尙單行於世，今之仿宋本可覆案也。余於佛經之註，亦擬師其法，離原書而單行之。然經註之葉數較少者，固易爲力矣。脫欲注華嚴大日等，其功將窮年而不能竟。日月逝於上，形體衰於下。卽此發願欲註之經，在三十年內，且不易脫稿。況十二部經，浩浩大海，形有盡，願無盡。以無盡之願，入有盡之年，幻軀石火，心力難酬。味我思之，不得不變通其例矣。爰擬一註經之簡捷法於此，選擇諸經中之專門名詞，先去其複見者，而後釋其意義，示其出處。以第一字之筆畫，分別部居，畧如駢字類編，而嚴密其體例，使檢查者可一索而得之。偷此書果成，可作爲一切經之總註。余發願註經之心，庶幾而得大遂矣。正不必逐部而箋註也。余

規畫既定，遂於佛書中之專門名詞，竭力搜羅。自民國紀元以來，固已積數千條，皆隨筆甄錄。先後無次，擬囑孫生繼之，董理而譯補之。顏曰：佛學大辭典，然茲事體大，非更積數年之功，不能成。後聞繼之將有遠行，雖挽之使留，而塵世勞勞，聚散何常，繼之縱欲竟其業，或爲他事所牽掣，深恐此願終不能償。余於是遂自任編纂之役，屏棄一切，痛自淬厲，更參以日本織田氏望月氏之佛敎大辭典、佛敎大學之佛敎大辭彙，若原氏之佛敎辭典、藤井氏之佛敎辭林等，以補舊稿之所不及。余於此書，沈面濡首，至忘寢食。拮據蒐輯，蔚爲鉅觀。崇臺非一幹，珍裘非一腋。淮陰將兵，多多益善。士行取材，竹木無遺。資料既備，始將各條裁而離之，依筆畫之繁簡而先後之，繼則依次而聯之。或聯而復離，離而復聯。錯綜經緯，要於各歸其類，不復有衡決顛倒之爲病。蓋其事甚濬且碎，牛毛繭絲之事也。後又爲之測其瑕隙，舉其蕭稂。歷數年之襲積，而余之佛學大辭典，始潰於成。於是客有見余書者，起而謂余曰：此書也，筮簣於羣雅，殺烝於衆藝，識大識小，亦立亦史。莊嚴如入天府，瑰麗如入都市。大則黃鐘赤刀，弘璧琬琰，小則米鹽粟菽，竹馬啐盤，色色形形，奇奇怪怪，聞之動心，觀者駭目。舉凡東西方與佛乘有關係之學說，悉滙萃於斯。洵屬名理之淵府，心王之遊苑。蔚然爲東西大小乘元氣浩漭之一切經總註也。前之小辭典，猶小乘經，爲半字未圓之義。今之大辭典，爲滿字無欠少之義。然乎否乎。余曰：昔靈峯大師有言曰：漢宋註盛，而聖賢心法晦，如方木入圓竅也。隨機羯摩出，而律學衰，如水添乳也。指月錄盛行，而禪道壞，如鑿混沌竅也。四敎儀流傳，而台宗味，如執死方

醫變症也。是書也，稱多聞，備故實，可矣。吾人般若體中，空空寂寂，畢竟清淨，無有一物可得。卽維摩詰經所謂善哉善哉，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也。亦卽楞伽經所謂世尊不說一字，離言說相，離分別相，離名字相也。學者苟不求教外別傳之微旨，徒執著於語言文字，自矜博雅，適以玩物喪志而已。則當推靈峯之意而告之曰：自佛學大辭典盛行，而三藏十二部之津梁斷，八萬四千法門之鈐鍵毀矣。稗販語言文字，正如吹網欲滿，非愚卽狂。此書以世諦言之，名曰佛學大辭典。以第一義諦言之，僅可曰佛學吹網錄。烏足當涅槃經所稱滿字義哉。雖然，余註經之願於此已償，此後便當燒却毛穎，碎却端溪，兀然作一不識字之人，而專修禪淨矣。無錫丁福保仲祐識。

### 序三

昔釋迦文佛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衆，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如來卽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尊者。是名如來清淨禪。卽最上乘禪也。其道由迦葉至達摩。凡二十有八傳，方來震旦。後達摩五百年而雲門生。隨機應問，逗接來學。凡有言句，競務私記，積以成編。雖不許傳錄，而密相受授，闖之麤衍。此猶近世之所謂佛學辭典也。蓋釋氏之有辭典，實自雲門始。宋釋法英曰：後世惜其流布不廣，遂刊木以印行於時，吾少讀之，疑其書之脫誤，欲求他本較之而未暇。然吾宗印寫傳錄，率多舛謬者。蓋禪家者流，清心省事，而未嘗以文學爲意。法英之言如此。可以知禪宗有辭典之大略矣。其後有釋善卿

者。宋時東越人。姓陳氏。晚號陸菴。爲開元慈惠師弟子。涉獵衆經。徧詢知識。聞一緣。得一事。卽錄之於心。編之於簡。而又求諸古錄。以較其是非。積二十載。得二千四百餘條。名曰祖庭事苑。分爲八卷。(宋紹興甲戌刻本)此禪宗第二次改良之辭典也。然以今之佛學大辭典較之。則事苑爲椎輪。此編爲大輅矣。是書自一畫至三十三畫。以筆畫之簡繁爲次第。字從所統。若律呂之有元聲。類以字分。如百川之歸大壑。提綱挈領。義例粲然。部分則簡而不煩。取材則博而能要。極學林之瑋麗。爲法苑之奇觀。記曰。比事屬辭。易曰。方以類聚。今則字皆從同。而不妨於並列。事雖各別。而不至於混淆。於是乎大藏續藏萬數千卷中。怪怪奇奇之名物象數。大備於一書之中。而蔚然萃爲羣經之秀矣。嗚呼。三世如來。始於學。終於無學。胡可與博地凡夫。競言不立文字。單傳心印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之最上乘禪哉。無錫丁福保仲祐序

## 序四

佛學大辭典。余已一再序之矣。而意猶未盡。故復爲之序曰。佛經者。其旨微。其趣深。其事博。其寄託也遠。苟欲明其真實義者。必以通其詞爲始。詞者。積字而成之專門名詞也。名詞旣通。諷詠涵濡之意義自見。否則傳會穿鑿。雖反復數千百言。不過爲摸象之譬說。庸有當乎。程伊川先生之序易曰。得其詞而不得其意者有之。未有不得其詞而能得其意者。此言誠可爲後人讀佛經者法。故欲讀

如來所說之一切經者，必備此可爲一切經總註之大辭典也。佛經自後漢明帝時譯入中國，其專門名詞見於歷朝正史者，如魏書釋老志、隋書經籍志中之舍利、桑門、般涅槃、阿育王、須陀洹、斯陀舍等，不下數十百條。見於宋齊梁陳隋各書及南北史者，尤指不勝屈。讀史者遇之，往往瞠目不能解。若一檢此書，則昧者明而惑者解矣。非唯讀史然，讀詩文集亦然。吾國歷朝所傳之別集、徵引釋典者甚夥。如徐孝穆、庾子山、王子安、王右丞、柳柳州、白香山、蘇東坡、王介甫、黃山谷、宋學士等集，則其尤也。後之作註者，雖亦於釋典名詞間附詮釋，然大率荒陋而不詳。慧業文人，苟一檢此書，而爲古人補註之，必能與李善之註頭陀寺碑、述三藏十二部如瓶瀉水者，相頡頏也。又如聖教序中之鹿苑、鷲峰、多寶塔碑中之化城檀施、圭峯碑中之五戒、八戒、四諦、十二緣、六波羅蜜、四無量心、三明、六通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四無畏、十八不共法、世諦、第一義諦、玄秘塔碑中之定慧、舍利、摩頂、菩提、法種、靈山、大不思議等等。臨池家朝斯夕斯而未審其意義者何限。苟一檢此書，則不啻若自其口出。源源本本，如數家珍。或以此而播菩提種子，非僅免數典忘祖之譏而已。且佛學書中之名詞，往往濫觴中土典籍。而後人多昧其所由來。如本師二字見史記樂毅傳，祖師二字見漢書丁姬傳，居士見禮記及韓非子魏管寧傳，侍者見國語及漢書，眷屬見史記樊噲傳。本作媼長老見漢書，宰官見郭象莊子註，某甲見周禮鄭玄註及應劭漢官儀，布施見莊子，供養見稽中散集，煩惱見河上公老子註，荊字見釋名，印可見論語皇侃疏，僧怕見廣雅及子虛賦，唐捐之唐見莊子，如斯種種，未可殫述。

夫古今典冊、浩如煙海。後人讀書不多、欲盡知其出處、誠爲難事。佛學大辭典乃爲之一一詳證。雖所引各書間有在譯經之後者、是爲引後明前。如李善註班固西都賦、引用蔡邕獨斷、實示其先例矣。又釋典名詞、世俗承襲誤用者、亦頗不尠。如以得某種學術之奧妙者曰三昧、而不知三昧爲正定。以傳布其所宗之道者曰行道、而不知行道爲向佛右行迴旋之敬佛儀式。以玄奘法師所譯之心經稱之曰多心經、而不知多字當屬於般若波羅蜜字之下。以羣集祖楊男女爲無遮大會、而不知其爲聚集賢聖道俗貴賤上下實行平等財法二施之法會。如此紕繆、難更僕數。大辭典乃爲之一一考覈、可以破疑團、標確解。庶盡祛其耳食沿譌之陋矣。昔宋釋贊寧有文學、洞古博物、王禹偁徐鉉有所疑、皆就質焉。徐贈以詩、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。高僧傳曰、非博則語無所據。而雲法師務學十門、亦曰非博覽無以據。蓋古時之佛學、猶漢儒訓詁之學、雖專門授受、株守師承、而名物典故、悉求依據、其學核實而難誣。後世之冒爲禪宗者、猶後儒之空談義理、非不厚恩冥會、妙悟多方、而擬議揣摩、可以臆測、其說憑虛而易騁。故心印之教既行、天下咸避難趨易。辯才無礙、語錄日增。而腹笥三藏之學、在釋家亦幾乎絕響矣。若佛子而閱此大辭典者、則言不鑿空、語有典則。黃宗羲佛者空疏妄談戰籍之譏、(見答濟洞兩宗爭端書)庶可免乎。大辭典之有裨於世者如此。昔衛正叔纂禮記集說、恒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爲己說、曰他人著書、惟恐不出於己、余此編惟恐不出於人。余不敏、竊有取於此旨、故於各專門名詞下所引諸書無不詳其出處。此非侈採之博也、慮觀

者莫究其所由來。默啟其嚮壁虛造之漸也。惟其中往往有一專門名詞。以所引經論。有大小乘之不同。而兩說各異者。又有同屬一乘。而彼此所說若相矛盾者。初學於此。輒心焉疑之。雖然。何疑爲。試以儒書爲喻。魯史非亦有所見異詞。所聞異詞。所傳聞又異詞之說乎。昔鄭康成註論語哀而不傷。讀哀如字。箋詩則改哀爲衷。而答劉琰云。論語註人間行久。不復定以遺後。又註坊記引燕燕詩以爲定姜之詩。而答吳橫云。記註已行。不復改之。可見古人著述。無妨彼此互異。不必改從畫一。況乎如來一音演說。衆生隨類各解。仁者見仁。智者見智。如來不過因病與藥耳。故金剛經曰。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若各守宗派。互相水火。則其戾於大道圓融之旨。不已甚乎。編者資性構昧。不能強記。丹鉛塗勒。心勦形瘵。摺撫典籍。積有年所。闢福田之菑畚。作有學之塗徑。洗專己抱殘之陋。滙羣學詳說之資。郭璞有言。可以博物不惑。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者。莫近於爾雅。吾於此書之於佛乘也。亦云。然全書浩博。譬對非易。通人譌筆。俗儒踵謬。自漢以來。兩者均不能免。如以典爲輿。以陶爲陰。見劉歆七略。叟書作更。見蔡邕明堂論。六朝隋唐。譌謬輩出。以豐同豐。將束作宋。見李陽冰書。若顏氏家訓所載。文子爲學。言反爲變。等俗字。凡數十見。是編卷帙既繁。雖數四校勘。而魯魚亥豕。自愧未盡。昔王引之先生校正康熙字典訛誤二千五百八十八條。作攷證三十卷。余亦希同志剴其瑕而正其誤。印須有願。翹足竢之。嗚呼。莊子有言。小夫之知。敝精神於麤淺。韓詩云。爾雅注蟲魚。定非磊落人。若有以此相誚者。則余無以自解矣。民國九年九月無錫丁福保仲祐甫識。



# 佛學大辭典例言

丁福保

## 一 總論

凡編書必先定凡例。凡例既定，其書乃有條理可觀。試以儒家之書證之，左傳中言凡者，皆凡例也。易乾坤二卦，用九用六者，亦凡例也。唐修晉書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，先定凡例，使秉筆者遵用之。劉子元史通序例篇云：史之有例，猶國之有法。例之爲體，自左傳後中絕。自千寶凡例起，而後人承之。雖短長各異，要皆自出條理云云。隋書魏澹傳，所著魏書條例一卷，詳密足傳於後。此外如易畧例、春秋釋例、纂例等，皆凡例之單行者也。傳注之家，尤嚴於用例。如左、公、穀、何、休、王、弼、虞翻、杜預，皆先立一例，不得有所出入。卽以佛經而論，先序分，次正宗分，次流通分。其首句必冠以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某處與某某等，亦佛經之凡例也。余編纂佛學大辭典，多至三百餘萬言，若無精密之體例爲之範圍，必如亂絲之不可爬疏。狂流之不可障遏。此余所以撫微文末義，平日所誦習者，聊取證於往訓以爲法。非敢云發凡起例也。

## 二 編纂之例

考吾國編纂辭書之法，略分數種。有以音韻分類者，始於周彥倫之四聲切韻，至佩文韻府而大備。自東韻至洽韻，爲部一百有六。法非不善，然欲強學者辨某字收在某韻，某字數韻互收，實爲難事。又有以偏旁分類者，始於許叔重之說文解字，至康熙字典而大備。自子集至亥集，爲部二百十四。如巽字向收日部，今則改爲火部。隸字向收隸部，今則改爲兩部。穎穎穎穎四字，向收頁部，今則改爲水火禾木四部。法